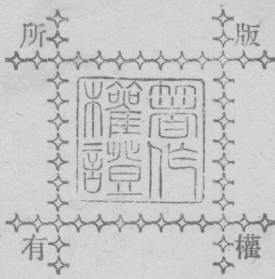


丘良任編

大學中庸新義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三十五年九月發行
民國三十六年九月再版



大學中庸新義 (全一冊)

◎ 定價國幣一元五角

(郵運匯費另加)

講述者 蔣 總 裁

編者 丘 良 任

發行人 李 虞 杰

印刷者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上海澳門路八十九號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編輯例言

一、總裁年來訓誨國人，對大學、中庸二書精義之闡揚，不遺餘力。舉凡個人成德立業革命修養之道，以逮夫建邦經國濟世救人之本，常採二書以爲衷據。用是摭錄總裁歷年講演文告中有關闡揚二書精義之言辭，條比經傳原文，成爲斯書，以供國人研誦。

二、聖賢立教，重在實用，重在力行。自漢以來，經生學者，多沉溺於訓詁辭章，註疏愈繁而讀經愈難，辨析愈微而離道愈遠。總裁於治軍經國之暇，闡揚經義，凡所申論，又皆本之躬行心得之餘，非俗儒專以解經爲事者可比，讀者應加注意。

三、經傳所載，基本要旨，萬世不易；而名物制度，今古絕殊。卽以君臣二字言，在古代爲臣子對君主個人之關係，在今日則爲國民對國家之關係。準此引用，觸類旁通，自能用之不盡。所謂好古而不泥於古，師其意而活用之，則近是矣。

四、中庸之道，要皆本於一「誠」字。爰將各章所論誠之變化，誠之外驗，誠之運用，與誠之功效諸項，加以分析，製爲表解，附錄於後，以與「大學綱領」比照，而收相互發明之效。

五、我國古籍，多不加點讀。茲爲讀者便利起見，將全書加以新式標點。錯誤之處，知所難免，幸讀者加以指正，俾便再版時校改。

六、本書章節，悉仍朱子大學章句暨中庸章句之舊。故將朱子序言分別弁諸簡端，並附朱注，藉便參證。

七、總裁言論，散見報章冊籍中，以後如對二書續有新解，當隨時補訂。

八、本書原稿蒙總裁親加核定，認爲「允洽」，並奉寅灰侍祕川字第六三八一號代電，特准印行。

編者識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閒，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寢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

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沙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

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聞亦竊附已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大學章句序

大學

大，舊音泰，
今讀如字。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新義】大學這部書，將一切做人做事的道理，都包羅無遺，發揮盡致。所謂「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就是大學的三大綱領。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是大學的八項條目。由內在的德智之修養到外發的事業之完成，爲一貫不斷進取開展的過程，可以說是本末兼賅，體用合一，修己治人，明體達用之道。我們知道政治是管理衆人之事，大學一書，把個人的內在修省以及向外發揚的道理，發揮到了極致，可以說政治上一切基本的原理都不外此。

（大學之道（上），二十三年九月十一日在廬山軍官團講。）

大學之道，是我們中國最重要的政治哲學，是孔子繼承堯、舜、禹、湯、文、武的道德思想學術系統的結晶。我們總理的思想學術，也是繼承孔子的一貫系統，并且根據這個系統發揚光大，發明了博大精深救國救世的三民主義。（同上）

一部大學，就是孔子所講爲學做事成德立業的科學方法。其由小而大由本而末之精微開展的系統理論，實在是孔子最重要之科學的遺教。因爲大學是科學的，所以我說大學可稱爲「科學的大學」。尤其

是大學的第一章經，乃是世界上最早的科學理論，亦即科學的祖宗；或者說是基本的科學方法論。其實，大學一書，不僅是講基本科學方法之科學的祖宗，同時更是我們中國正統哲學之唯一的寶典。我們做了一個人，尤其是要做一個現代的中國國民，必須一方面深研大學所講基本的科學理論；一方面更精究大學和中庸所講的「惟精惟一」的基本哲學。必須懂得這個基本哲學，才能確立我們正確的人生觀，而使一切生活有定向，有歸宿；也必須懂得基本的科學方法，才能養成我們科學的頭腦，而使一切工作有條理，有效果。所以大學和中庸所講的道理，無論就其科學或哲學的價值而論，無論就我們做事或做人而論，都是人人所必須熟讀精研，身體力行的基本要道。（爲學辦事與做人的基本要道，二十四年二月一日在中央政治學校講。）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

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新義】「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這三句話，確是大學的三大綱領。天地父母生

了我們下來，就有一種天賦靈敏的德性，這就是「明德」。「明德」本來是人生所本來具有的，但是有時不免爲氣質所拘，（人之氣質，有剛有柔，有高明，有沈潛，倘任其偏向發展，不加修省，必至影響及於本體。）爲物慾所蔽，（一切聲色貨利功名權位之外慾，亦足以掩蔽本性，使之馳騁迷途而忘返。）漸漸失其靈敏以至於泯滅，而一切驕奢淫佚失德敗行的行爲和惡習，乃從之而生。大學之道，第一就是要修明「明德」，以去人慾而存天理，亦可以說要存天性而除物慾。要使此明德天性保持其本體之純明，不爲氣質所移，不爲外物所惑，日益發揚光大，充實完善，這是修己的工夫，亦就是「格、致、誠、正、修身」的綱領。

其次，所謂「在親民」，「親」這一個字，有兩種解釋：程子釋「親者，新也」；「親民」即是使民衆能日新又新進步不已的意思。而王陽明則照「親」字的本義，釋「親民」爲親近民衆的意思。我們曉得：大學所講人生最終的目的是治國平天下，我們明德修身之後，便要推而廣之將一般民衆的一切舊的不良的不適於時代環境的思想風習剷除，使造成一種新的思想與風習，能與時代要求相適應，以確保生存與發展，這就是古人所謂「化民成俗」，亦即近來所推行新生活運動之真實意義。必須如此，然後治平之功才有基礎。因此釋「親」爲「新」是對的。同時大家要曉得：王陽明是個哲學家，同時也是一個政治家、軍事家，他釋「親民」爲親近民衆，亦有重大的意義；因爲新民必自親民開始，如果不親近民衆，深入民衆中間，我們自己有好的思想道德言行，就無從傳授他們，感化他們，所以他這種解釋也很

有理由。不過正因新民非親民不可，親民爲新民應有的前提，所以我們講新民便包括了親民，而單講親近，還不能包括革新的意思，所以我們還是照程子的解釋爲好。總括一句：「親民」是一種治人的基本工夫，就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綱領。

現在再講到大學的第三個綱領，就是「止於至善」。這一句話亦可以有兩種解釋：一種是「精益求精，善更求善」的意思；一種是「擇其至善，固執牢守」的意思。我們一個人明德（修己）、新民（治人），皆應當向理想的至善之境，不斷進取，必求達到至善至美之境，於理已無所不窮，於事已無所不盡，萬物能各得其所，千古而不易其道，到這時候方得爲止，把握住至善之一點，而固執不變，堅守不移，再不要馳騁妄想，見異思遷。譬如我們擬一個計劃，到了盡善盡美完全無缺的時候，便不要再改變，應下定最大的決心，勇往邁進的去實行。推而至於我們做人也要如此，敦品勵行，明德新民，必須做到盡善盡美，才算心安。尤必擇善固守，明決果行，才能立身，才能立功。所以「止於至善」，又是統「明德」、「新民」兩大目而言，爲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項條目的總綱。（大學之道（上），二十三年九月十一日在廬山軍官團講。）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德」是一個人生下來就賦有的德性，「明明德」就是不要使這生來的德性汨沒，而自己要知道去淬礪它，光大它，可以說就是要確定我們的人生觀。至於「在親民」，可以說就是要喚起民衆，復興民族，使民衆的生活能够向上，民族的地位能够平等。「在止於至善」這句話的意

思是：一切行爲，都一定要到最好的極點爲止；即是要達到善的極端，纔是止於至善。再切近些說，我們一個人生在宇宙中，最多活不到一百年，人本是一個爭生存的動物，但因爲人類進化，生來就有一種向上的衝動，利他的衝動，這一點向上利他的衝動，存之於心便是「德」，施之於物便是「善」。故「德」貴自覺，而「善」貴及人。自覺就是「明德」，及人就是「至善」。所以一個人有利他的傾向，便能由親親而仁民，由仁民而愛物。凡是一個人愛父母兄弟，愛人類，愛社會，愛國家，愛民族，都是一點利他性的擴充。（革命的哲學，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講，二十八年五月校正。）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后，與後同，後放此。○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安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新義】明德新民，雖當止於至善，究竟怎樣才可以做到呢？大學所謂：「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這就是講止於至善的功用和效果。意思就是說：我們先能由格物致知的工夫，求得真知灼識，見到獨一的至善之境，把握住這一個獨一至善之理，確定中心的信仰，這就是「知其所止」，也就是「止於其所當止」。然後在事既有不易之理，在心自有不易之趣，這樣心才能安定下來。心能安定，然後妄念不萌，外物不搖，而能澄澈光明，虛靈燭照，這就歸到靜的工夫。靜了之後，便能泰然怡然，無入而不自得，這就歸到了安的地步。安了之後，對於事事物物，便能

深思遠慮，精究一切，調處一切，無往而不得其宜，亦無往而不收其功，這就是所謂「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總之，最後的目的，是要使事物止於至善；而首要的工夫，就是先要此心能止於至善。這個道理，我們再可以就軍事教育中舉一個例來說明：我們軍隊裏面，一切的動作，第一個口令就是「立正」。立正的意思，就是要他的動作與精神安定下來，使他心思完全集中於一點。立正以後，就要做到不聞一些聲息，就是「靜肅」。軍隊上下真能做到絕對的靜肅之後，然後能鎮定安詳，整飭嚴肅。平時養成此種習性，戰時才能有周密的計劃，至善的調度，尤其是在危險困難的時候，才能沉着果毅，獲得最後的勝利。凡此都是大學上「知止」的道理。（大學之道（上），二十三年九月十一日在廬山軍官團講。）

「止」字是到了極處止住不移的意思。「知止而后有定」的止字，還是跟着上面「止於至善」的止字而來，其意義是相同的。所謂「知止而后有定」，是說知到善的極處，便可以灼然而止，擇善固執，心有定向，再不胡思亂想，縈心外騖，這才算定。（大學之道（下），二十三年九月十五日在廬山軍官團講。）

我所講的「定靜安慮」是凝謐沉靜，專心致志的意思。其目的在求思慮之專精，以期得理之真確；在求行動之至當，以期事業之成功。故其性質完全是積極的、進取的、創造的，與所謂「枯禪入定」，以「虛無寂滅」為目的之消極的、退化的、破壞的「靜」絕對不同。（建設新四川之要道，二十四年十

月六日出席成都第九次擴大紀念週訓辭。）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新義】「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這四句話，是歸結上文的意思，提示我們做人做事的基本要訣，即原註所云：「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普通一般人做事，往往不能成功，就是因爲不懂得這個道理。凡是一件事，都有本末。如果舍本逐末，勢必徒勞無功，甚至弄到倒行逆施，反而要壞事。（大學之道（上），二十三年九月十一日在廬山軍官團講。）

再就大學的三綱說：明德爲本，新民爲末；因爲明德是修己，新民是治人。你自己不能先修其身，當然不能感化社會，使大家信服；既不能善處人與人之間而得到尊重，就無法改造社會，管理衆人。再從知止至能得所謂修身的一段說：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終，我們如果不先知所止，怎麼可以肆應咸得其宜呢？所以任何一件事，要看清本末，分別先後，更要能貫徹始終，然後才能有成。（同上）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這更是現在的科學方法了。凡是一種事物，都有一個起頭與終點，這個自然的規律，即是現在的所謂物理。一件東西有一件東西的本末，一件事情有一件事情的起點，我們處理事物，能够知道這個自然的規律，照着去做，這就叫合理，合理就是「近

道」。(革命的哲學，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講，二十八年五月校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治，平聲，後放此。○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新義】這八個節目，就是講從修己以至於治人所應有的先後的步驟。我們要達到平天下的目的，便要使全天下的人都能明明德；但是，天下的範圍太大，天下的人太多，我們無從着手，所以我們必須由小而大，由近及遠。先從一國起，使一國治理得很好；一國的人都能講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再推而至於全世界，這就是總理所說：「以建民國，以進大同」的意思。但是一個國家還是很大，要想治理得很好，更要先從組織國家的單位即社會和家庭起，使一家的人能够明明德；再推而廣之，使社會上家家戶戶都能齊一平均，則社會未有不進步，國家未有不達於治理的。所以我對於「齊家」的解釋，以爲這個「家」字，不僅指狹義的家庭，應當作「家家戶戶」的「家」字，就是社會的意義。必使社會上家家戶戶能齊一平均，而無貧富懸殊苦樂不等的缺憾，然後才能治國。至於就狹義的方面指各個人之家庭來說，那麼所

謂齊家的齊字，應當作爲整齊的齊字來解說；就是說在倫常要父子有親，長幼有序，在事物要有條理有秩序，必須有親有序有條有理，方可謂之整齊嚴肅的家庭。如每一個家庭都能整齊嚴肅，有條有序，人盡其分，戶竭其力，自能够做到社會上齊一平均的地步。這是我個人的見解。若照古註解釋，就是說一家的人，也有賢不肖，品德不齊，我們是要使家裏面品德良好的人歉然而不自足，更求精進；家裏面品德差一點的人，翻然而不自棄，覺悟他的短處，改過遷善，要達到一家人都能明禮與讓，各得其所，必先修其身。我以爲無論要平均社會或整齊家庭，都要從修養自己的品德做起，而後以身作則，拿自己的品德來感化一家，以至家家的人，才能使全家大小與社會上一般人，都能發揮天性，止於至善，這就是「身修而後家齊」的意思。再講到「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因爲「身者，心之器也」，一個人的思想行爲，皆以心爲主，故必存養省察，使此心常湛然靈明，不爲物慾所蔽，不爲感情所勝；不然，便難免流爲貪愚迷妄，甚至放辟邪侈，一切錯誤罪惡，都要由此而生了，所以正心是修身的根本工夫。但是正心又必先誠其意，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這裏所謂「毋自欺」，就是屏絕徼倖心，排除苟且心，不寬恕自己，不欺蒙自己，不作昧良之舉，不存姑息敷衍之念，一秉正覺，承認眞理，勇猛精進，戰勝一切的意思。所以誠意的工夫，又以慎獨爲始。所謂慎獨者，就是要在人所不知，惟己獨知的場合，「去人欲，存天理」，以虛心實意處理一切事物而無愧於天地宇宙之間。這是講誠意的工夫。再進一層講：「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這也是當